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祝尚書 編

宋集序跋彙編

三

中華書局

G256.4

27

:3

3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宋集序跋彙編

第二冊

祝尚書 編

中華書局

宋集序跋彙編卷第二一

北湖居士集

吳則禮撰

吳則禮（？——一一二一），字子副，興國軍永興（今湖北陽新）人。以父蔭入仕。官至直秘閣，因事編管荆南。後遇赦，居盱眙北湖，自號北湖居士。宣和初起知虢州，卒於任。有集三十卷，久佚。今存《永樂大典》本《北湖居士集》五卷。

北湖居士集序

（宋）韓駒

豫章吳則禮字子副，贈少師名中復公之初子。公博古雄贍，仕仁廟朝，居言路，直言極諫，聳聞五府，上書「文儒鐵御史」五字以褒榮之，宜其有子克紹家學。

子副少習賢良科，未及設施，而被賞延。雖處富貴間，紬繹書傳，商略古今，罔有間斷。著爲文字，發爲詩文，無一點脂粉氣，自巧至拙，不少下於古人。詩人謂窮乃工，蓋流離頓挫，有不得其平者，故用心獨苦。子副當憂患之際，與夫平居無事之時，著述覓句，澹然如一，此又見其所養者

厚。其間高妙不群處，不待舉似表見，觀者當識之。

公既卒於號之正寢，後一年，其子垓綴緝詩文爲三十卷。公自號北湖居士，而以是行於世，因名其集，且乞叙於余。余與公厚善，又樂附名於思友之遺編，義不得辭，輒特書於卷首。

宣和壬寅清明日，蜀人韓駒序。（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北湖集》卷首）

石門文字禪

釋惠洪撰

惠洪（一〇七一——一二二八），又名德洪，自稱洪覺範，筠州新昌（今江西宜豐）彭氏子。

年十四，父母俱亡，即依佛門。十九歲時得度，嘗住江西浮溪石門寺。建炎二年卒，賜號圓明禪師。有《石門文字禪》三十卷。

石門文字禪序

（明）釋達觀

夫自晉宋齊梁，學道者爭以金屑翳眼。而初祖東來，應病投劑，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。後之承虛接響、不識藥忌者，遂一切峻其垣，而築文字於禪之外。由是分疆列界，剖判虛空，學禪者不務精義，學文字者不務了心。夫義不精則心了而不光大，精義而不了心則文字終不入神，故寶覺欲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，而無盡歎民公南海波斯，因風到岸，標榜具存，儀刑不遠。嗚呼，可以思矣。

蓋禪如春也，文字則花也。春在於花，全花是春；花在於春，全春是花，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？故德山、臨濟棒喝交馳，未嘗非文字也；清涼、天台疏經造論，未嘗非禪也，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？逮於晚近，更相笑而更相非，嚴於水火矣。宋寂音尊者憂之，因名其所著曰《文字禪》。夫齊秦構難，而按以周天子之命令，遂投戈卧鼓，而順於大化，則《文字禪》之爲也蓋此。老子向春臺擷衆芳，諦知春花之際，無地寄眼，故橫心所見，橫口所言，鬬千紅萬紫於三寸枯管之下，於此把住，水泄不通，即於此放行，波瀾浩渺，乃至逗物而吟，逢緣而詠，並人編中，夫何所謂禪與文字者夫！是之謂「文字禪」，而禪與文字有二乎哉？

噫，此一枝花自瞿曇拈後，數千餘年擲在糞掃堆頭，而寂音再一拈。似即今流布，疏影撩人，暗香浮鼻，其誰爲破顏者！

明萬曆丁酉八月望日，釋達觀撰。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影印明徑山寺本《石門文字禪》卷首）

注石門文字禪

釋惠洪撰（日本）廓門貫徹注

注石門文字禪序

（日本）卍山道白

文字禪者，覺範所說之禪般若，而依調御所說之大般若。則所謂總持非文字，文字顯總持者，

是所以有文字禪之作。而禪非文字，文字顯禪，則文字乃了心，文字禪乃精義禪。禪即文字，文字即禪，盡善矣，盡美矣。譬如真金，雖非不美善，更瑩以琉璃摩尼，則光明清淨，莊嚴圓備，勝於餘金，勝於閻浮檀金也。

宋道融於《叢林盛事》中謂曇橘洲曰：「學問該博，擅名天下，本朝自覺範後，獨推此人而已。」然則覺範之在橘洲上，擅名天下者，不言而可知也。然議覺範之不純粹者，亦往往而有焉。是雖莊嚴之精金，未免間有纖毫之鑛滓耳。夫文字禪之現成，學問該博之所吐演，其典故訓詁不易解者，倚疊如山，而古來未有分疎之者，見者無不浩歎。於是乎前住那須大雄寺廓門徹公，二十餘年用心於此中，而一事一言盡考其所出，注之解之，編爲三十卷。開露覺範之蘊奧於今日，揚般若波羅蜜之波瀾，潤色文字禪之枯槁，以爲見者慰嘆，而其勞之久，其功之多，又誰不感心乎？昔者揚子雲作書，不求知於當時，而言後世有子雲者而知之矣。而今徹公之於石門，亦千歲之子雲，而後世之覺範也。

方謀梓行，暫寓京師。一日，持其書來乞老衲著一語於卷首，諄諄不休，令人忘老懶朱愚，忘衰朽白癡，不覺吐此土苴狼藉不少，蓋又表章般若無知之結局者歟？是爲序。

寶永庚寅仲春十又一日，復古老人己山和南書。（寶永龍集庚寅年〔七年，清康熙四十九年〕刻本《注石門文字

注石門文字禪序

(日本)無著道忠

不立文字，是之爲禪也。奇怪甘露滅，以文字爲禪，非是回互，而所謂不立文字之意全矣。甘露滅天機豪縱，淵才瞻學，羅爛星於胸次，挾疾風於毫尖。其詩偈銘記之類，總三十卷，取資乎經史，出入乎禪教，而古今未聞有箋注者。毘侶知曹好之，瞋其不可解。洞上碩宿有廓門禪師，竊憂此之闕典，斧搜鑿索，積歲畢裘，遂自關東來，僦居於神京，而謀刊布之益焉。一日，帶鋌成者，款弊廬，且謁以言首之。余觀其所查考，祕籍奧編，苞羅不遺力，盤根則解，錯節則分，自今讀之之人，如行無讎之路，而透無吏之關矣。後來縱有補苴遺漏者，必以師爲發蒙之首倡也。余已受知於數年之前，而今復翔佯臨存，特有此囑，仍不揆而數言，冒瀆固甚。

嗚呼！覺範之文，雖以「雜花過眼」，被傳翁批焉；亦以「落筆生雲煙」，被黃太史愛焉。老杲以「攢花簇錦，洪兄始得」，不悖稱也。勤巴子以「筆端具大辯才，不可及」，讓美也。但其全裘文字都是禪，則雜花過眼，雲煙生筆，靡非是禪矣。即此嵌注所援九經、十七史、茄子、瓠子，亦靡非是禪矣。苟如此，則石門鼓琴於宋國，廓門窮其趣於日域，可謂二門是異土之伯牙，異代之子期也。廓禪師謙而不驕，豐而不修飾，萬卷撐突而若虛，蓋培道養德之人也。

庚寅寶永首夏結制後三日，前妙心無著道忠沐手書於龍華樹下。(同上)

跋注石門文字禪

(日本)廓門貫徹

余退寺之後，渴睡餘，日看讀覺範禪師文字禪，意喜純粹，於詩文不獨余喜之而已，雖世人亦復然矣。熟思其所作，爲淵才雲辯，流而不竭，布而無際，豈能薄材譚者得窺見厥門牆哉！大明達觀師所刊行，寫誤脫簡甚夥焉，令人不能無疑惑於其間。余得善本，欲爲之注，沒有依標，堪嗟歎。道友曰：「師既新豐未裔，詎不注洞上書錄，而鑽他故紙乎？」應之曰：「余性無生滅，固我之心，無愛憎好惡之念，安有非他是自，唯適意遮眼爾。」因茲忘非才，閱群書，質故實，累歲注成，那忍棄擲之，用鋟於版。亦漏於其綱者不爲少，更期塵埃落葉，要後人埽一埽矣。猶且範師緒餘，載在於序中，庸詎容於聲也。余姑敘鏤刻之由，庶幾禪者依此書，知作爲詩文之標準者。

於時寶永庚寅秋八月望後，前永平廓門貫徹書於洛東調心軒。(同上卷末)

和靖先生文集

尹 焞 撰

尹焞(一〇七一——一一四二)，字彥明，一字德充，河南(今河南洛陽)人，尹洙侄孫。少師事程頤，靖康初召至京師，懇辭還山，賜號和靖處士。紹興初召爲崇政殿說書兼侍講。有

《和靖先生文集》十卷。

嘉靖刊尹和靖先生文集叙

(明)蔡宗弼

宋尹和靖先生旅卒於越，迄今無祠之者。莆田西淙洪公出牧茲土，恒以顯賢導俗爲務，乃仍廢寺改新祠，比社學爲一區，以興仰止，間復梓其文集，以著終始，蓋欲人兼考其行而則之也。

予嘗展讀終集，見其無往而非確實之心，無言而非確實之言，百世之下，猶可想見敦篤風範，而欲重炙之也。況當世譬諸布帛菽粟，較之膏粱文繡，一時氣味采色雖或好尚固異，求其一家不可以一日缺，天下不可以一人無，人用之而人不厭，日用之而日見其可欲也，膏粱文繡果有是乎！夫知菽粟之若膏粱，知布帛之若文繡，其所見猶常見也；知菽粟之即膏粱，知布帛之即文繡，其見道也幾矣。和靖百載之下有是不惑者，其幾人乎！昔和靖嘗自道曰：「曾子以魯，惇平生得力亦惟以魯。」和靖不自欺也，而肯欺百世乎！故魯也者，確實之體，而造道之器也。學者由尹子則可以入程子矣，由曾子則可以入孔子矣，由孔子則可以入天地矣。確實也者，天地之恒心，而元氣之根本也。天地非確實不立，聖賢非確實不成，萬物非確實不生，風俗非確實不正，不由確實而飾辭絢功者，皆僞學也。非天地之誠，君子不貴也，西淙與我寧貴之乎！誦斯集者，曷反以自考？

西淙名珠，字方玉，辛巳進士。觀其所尚則可以知其所立，予不欲言之，西淙亦不欲言之，同歸確實而已矣。西淙曰：「其神當宗，其言當紀，其歲不可沒也，尚當立石龍瑞山原，以表真儒之墓。」

嘉靖九年六月望，白鹿山人蔡宗充書。（明嘉靖刊本《和靖尹先生文集》卷首）

嘉靖刊尹和靖文集後序

（明）洪 珠

《尹和靖集》，集先生遺文，凡八卷，總若干言。或曰：以言語文字行世，非先生意也。珠曰：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，先生之言如震雷驚霆，在時雖片簡隻字，人已不啻拱璧之藏，況後世乎。惜其存者如岵嶇之碑，岐陽之鼓矣。夫道在天地間，古今如一，有而非無也，實而非虛也。至常而非怪，至近而非高遠而難行也。初何嘗有病人，惟不反諸我之身，而求諸人之言，道斯病矣。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，嘗言聖人遺經雖以講解而傳，亦以講解而陋。又曰：「學貴於力行，不貴空言。」故其用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爲實地，而持以主敬之一言，卒能獨造明誠，窮理至命，篤實光輝，久而益密。說者謂先生歷險難之極而不變，處貴顯之驟而不動，抱仁履義，終其身而不悔，其不然乎哉！朱子曰：「尹和靖在程門，直是十分鈍底，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，終做得成。」斯確論也。

先生沒去今四百餘年，罕有能傳其學者，而麗辭詭行之徒方且樹奇命怪以立敵，則先生之道荒矣。珠故因先生祠成，乃哀拾其文集梓之祠中，庶幾登先生之堂者，讀先生之文，悟先生之道，如親見先生焉，其於越後學，未必無萬分之一助云。

嘉靖庚寅九月九日，後學莆田西淙洪珠書於越郡之清省堂。（同上卷末）

隆慶本尹和靜先生文集序

(明) 蔡國熙

昔者孔子既歿，惟曾子之傳得其宗；程夫子亡，惟和靜先生之學不失其正。蓋參也魯，竟以魯得之。程子亦云「魯者終有守」，謂先生也。先生之學篤於踐行，不爲虛語，未嘗求人知之，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。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，處貴顯之驟而不動心，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，非有守，能若是乎？

先生晚年常寓於吳之虎丘西庵，扁其齋曰「三畏」，後人即所寓爲祠以奉焉。宋憲使王公潞刊先生壁帖及語錄置祠下，憲使林公介復刊先生文集，有年譜一卷，奏劄一卷，詩文、壁帖一卷，附集一卷。千載而下，誦先生之遺文，若親睹先生之踐履。觀其言語文字粹然一出於正，而夷險順逆之遇確然不易其守，蓋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，直方之行動應規矩。持敬不倦，老而彌篤，有足徵焉。當是時，程子之門從游之士多閎博俊偉，極天下之選，而於先生獨稱其「魯」，信其有守而卒不誣，於方將之行，其察之審矣。先生之學，其自得處固難測其涯涘，然其真修實詣，庶幾孔門之曾子哉！孔子有云：「文莫吾猶人也，躬行君子未得。」如先生者，非躬行之君子歟？又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。」如先生之文，非有德之言歟？某之景慕先生蓋有日矣，茲幸承乏吳郡，獲瞻遺容於虎丘之祠，稍爲修飭，歲時致祀，竊願與吳中人士共效先生之篤行，而未敢忘先生之格言也。乃次其文集而翻刻之，輒序於首，昭示後學，俾學者咸知所重云。

隆慶己巳夏五月之吉，知蘇州府事後學蔡國熙謹序。（隆慶三年刻本《尹和靜先生文集》卷首）

天啟重刊和靖尹先生文集序

（明）王 洽

和靖先生汴人，而蛻於越，子孫蒸嘗，學士宗仰，不啻鄒魯於孔孟、河閩於程朱也。先是，守越者闢古小學，塑先生遺像其中，俾見者興起，因以時講習弦誦，而錄其遺文，用存口授。余承乏兩浙，汎時首隆瞻謁，叩先生徙越始末，及墳墓興廢、像教明晦，求遺文，出諸裔孫懋中，得竟讀焉。約二三十簡，又半述聖賢成語，然則先生之學主於躬行，而不以語言文字中標解脫、爭鞏脫也明矣。朱晦翁嘗稱先生只就敬字做工夫，終被他做得成。真儒學問原有主腦，所遺文采闡如，而一種篤實輝光之致，隱隱提醒人。

同卿劉公宗周、廷評王公應遴皆越中理學名達，相與搜廣訂正，付梓以惠來學。余序之曰：斯道如日月經天，無有住處，如以住處偶生宗仰，便似以隙延照，遂以所照爲道本。然孔門說敬原是直指，先生於中有所得力，敬在各人，惺惺無昧，是即先生隨人設教，於越非住，各處亦然。梓集之意，有同鑲影，容光必照，文乃在茲。既新厥構，並勒斯序，墓祠千秋，與集同永。

賜進士出身、奉勅提督軍務、巡撫浙江等處地方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臨淄王洽頓首撰。（天啟本

天啟重刊和靖尹先生文集序

(明)劉宗周

孔孟既沒，傳聖人之道者濂洛諸君子也，而程氏之門獨得其傳者，和靖尹先生也。夫先生何以傳聖人之道？聖人之道即聖人之心是已。堯舜之兢兢，禹之祇承，湯之日躋，文、武之緝熙執兢，皆聖人之心法也。是心也，仲尼傳之子思子以作《中庸》，則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而約之曰「慎獨」，遂爲萬世傳心的旨。道之不明也，小人之中庸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異端曲學，邪說暴行，充塞仁義，至於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，皆此無忌憚之心爲之，而蔽也久矣。後千餘年，河南程氏兩夫子繼濂溪氏作，直溯孔門心法，以一敬爲入德之方，廓除蕪莽，使聖道復明於世。及其門者首稱四先生，晚年更得先生與張思叔云。

今試論之：兩程子道大而詣高，門弟子各以質之所近爲學，如上蔡、定夫、中立諸君子，皆高才敏悟，出入師說，不免或雜於禪。中立出處一節，終費解說；思叔早世，亦未見所至。惟先生獨自附於古之魯者，以一敬做成，自動靜語默推之出處去就死生之際，無不粹然一出於正，而程叔子亦遂稱之曰：「我死而不失其正者，尹氏子也。」其期許之至矣！其後乾道、淳熙間，言程氏之學者多推本先生之旨，而中立不與焉。則先生之度越諸子，得統於程門信矣。遺文若干卷，其手著者爲壁帖凡數百條，其他緒言爲門人所記者曰《師說》，而其上朝廷劄子僅以明出處之概，非其至者。合之凡以發揮一敬字止耳。此一敬字亦本無多說，故著述特簡如此。及讀先生壁帖，又多舉古人

成說錄以自警，亦不輕下一轉語。自有宋儒語錄以來，絕無此風味，乃知先生本無事於著述也。先生所至，闢三畏齋以居，而壁帖即其齋中物。居恒誦言之曰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嚴乎！此之謂傳聖人之心以傳聖人之道也，學者幸無以著述求之。先生汴人，隨宋南渡，告老終於越，世祀郡城之古小學。

舊集刻於前太守洪西淙公，逾百年，浸失其傳。會今撫臺葱嶽王公祖行部至越，首訪先生俎豆所寄，已就圯，亟捐俸令有司新之，且重刻其遺文，以惠多士。余不敏，竊嘗嚮往先生之學，因搜得舊本，稍加詮次，付之梓人，以副王公之志，而僭引其端如此。較讎者友人廷評王君應遴。嗚呼！王公之刻是編也，蓋亦有感於後之學者不善於求心，而卒流爲小人之無忌憚，故借先生以坊乎。則衛道之功，於是乎大矣。

時天啟歲在甲子冬月旦，山陰後學劉宗周啟東甫頓首撰。（同上）

斜川集

蘇過撰

蘇過（一〇七二——一一二三），字叔黨，號斜川居士，眉山（今屬四川）人，軾少子。嘗授右承務郎。其父南貶，隨侍在側；父北歸病卒，遂家於潁昌。晚年嘗權通判中山府。有集二十卷，久佚，今存《永樂大典》本《斜川集》六卷、《補遺》二卷、《續抄》一卷。

校刻斜川集序

(清)趙懷玉

蘇氏《斜川集》，南宋以後，流傳已寡。康熙間，有詔索之未得，故四朝詩中，祇錄一首，以存其真。自餘贗本，大率因謝幼槃、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相類，竄其集以欺世，東南士大夫，家置一編而不覺。近日蜀中有新刻《斜川集》，亦龍洲道人作也。

乾隆辛丑冬，集大興翁學士蘇齋，脩東坡先生生日之祀，學士手編示余曰：「此叔黨《斜川集》，從《永樂大典》錄出，可以證諸贗本之非。」乃取集中《大人生日》詩，邀同人和焉。會請急南下，未及假鈔，以爲耿耿。越六年丙午，客授桐鄉，偶語鮑君以文，則以文已先屬其友人仁和吳君麗煌錄寄。喜極欲狂，亟索校閱，有可據引者，條疏於下。雖未能復宋本舊觀，廬山面目，庶幾可睹矣。夫人情於不易見之書，則尤思慕弗釋，必力購得之而後快。矧祖考名德，奕世稟承，其文爲史傳所稱，其行爲家庭所誦，光靈未泯，簡冊亦神，宜爲世如何珍重哉！

今觀其詩文，具有家法。東坡好和陶，而叔黨有《小斜川》之作；東坡善言兵，而叔黨有《論黎事》之書。出處進退，未忘家國，使天假以年，名或不在其父下。惜乎身處末流，仕又再黜，轆轤道死，不獲措其蘊於天下，是則才人之不幸夫！然四庫之積，浩如煙海，君文於其間，直一稊粟耳。沈晦伏匿，至六百數十年，而卒顯於右文之世，不可謂非幸矣。

是集著錄於《宋史·藝文志》爲十卷，陳氏《書錄解題》、馬氏《通考》卷數皆同。《永樂大典》所

錄，殘佚之餘，塵釐六卷。乾隆丁未四月付梓，中間作輟，涉冬而後藏事。商榷讎勘，以文一人而已。

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春正月。（乾隆戊申武進趙氏亦有生齋校刊本《斜川集》卷首）

斜川集跋

（清）吳長元

宋蘇叔黨先生《斜川集》，著錄於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者凡十卷，《宋史》本傳稱二十卷。久佚其傳，無從考定。以世艷稱之，雞林黠賈，時以贗本鉤致厚價，今好事家往往有錦題緗帙，列之文房玩好間以供清賞者，皆龍洲道人劉過詩也。昔嘗懸金購求，冀獲真本，以與《三蘇文集》並行，久不可得。既閱王弇州題跋，乃知以劉集充斜川，自元季已然，不自近始，因歎《廣陵散》久絕人寰矣。

歲在癸巳，朝廷開館纂修《四庫全書》，特詔儒臣從《永樂大典》中搜羅遺籍。時山左周編修永年於各韻下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。緣全書提要將外省所進《斜川集》贗本駁去，乃留筭不辦。繼予妹聳余編修集於孫中翰溶齋，偶見稿本，亟以告予，予驚喜過望，借歸錄副，從《宋文鑑》、《東坡全集》、《播芳大全》諸書考訂訛舛，增補闕遺，釐爲六卷。又采他書所載遺聞軼事，輒錄附焉。計其卷帙，祇原集十之二三。然數十年夢寐之書，忽於無意中得睹，吉光片羽，手鈔心誦，未匝月而畢事。語云「物聚於所好」，不信然歟！

友人鮑以文氏，嗜奇好古，先世所藏兩宋遺集，多至三百餘家，亦以未見先生詩文爲憾。會有

南鴻之便，即以錄本寄之。以文每得異書，不自珍錮，枕函帳祕，往往播在藝林，公諸同好，更能損貲壽梓，以續六百餘年一綫之緒，俾汲古之士，得家置一編以供弦誦。嚮之誤收贗本者，亦得悉行刊正，頓還劉集舊觀，俾龍洲仍以詩豪雄於奕世，則又不獨爲蘇氏之功臣矣。

乾隆壬寅二月二十九日，仁和吳長元書於南城張少蓬寓廬。（同上卷六末）

斜川集補遺序

（清）法式善

乾隆四十七年，仁和吳君元長鈔得《斜川集》零篇於孫中翰寓齋。武進趙味辛先一年冬集大興翁學士齋，亦見此書，請急南下，未及錄稿。蓋兩家本皆采自《永樂大典》中者。吳君寄其鄉人鮑氏，屬刻行於知不足齋。是時味辛適在杭，篤愛斯集，喜其沈晦六百數十年之久，一旦創獲，慰借愉快，遂獨任剞劂役，商榷體例，訂證訛誤，釐成六卷，鮑氏與有力焉。《斜川集》乃克流播藝林，而謝幼槃之《竹友集》、劉改之之《龍洲集》，皆還舊觀，世稱快事。

越廿年，太歲在戊辰，詔修唐文，善充總纂，檢《永樂大典》，偶睹《志隱篇》、《叔父所居》六首。昔吳君作跋，致憾缺略者，屬草錄歸，較趙刻復得遺詩五十三首，文十五篇。遺珠之憾，或尚弗免，就茲勒爲二卷，已自哀然，且於《直齋》十卷原數，不甚懸絕。此實叔黨先生英靈有以默相之，亦趙君、吳君、鮑君之有以啟其先也。世有趙君其人者，吾願續而行之，以饜飫趙君之志，以饜飫天下人嗜古之志。